



预备警官

武和平/著
作家出版社

武和平继《污点》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
此书正由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为同名连续剧

预备警官



武和平 著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预备警官/武和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93 - 8

I. 预… II. 武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2297 号

预备警官

作者: 武和平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阿 潘

封面照片: 刘永生 摄

封底照片: 选自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”画册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19

印数: 001 - 30000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93 - 8

定价: 3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有一年时间了，金锐没有来过这条街巷。可今天是姚远的忌日，他必须来，而且还要在这里烧上几炷安魂香。

现在，那几簇惨白的杨树又赫然入目，仿佛利刃猛地戳入心脏，一股砭骨的冷气从尾椎直蹿头顶。他浑身一阵战栗，眼前立时腾起了大片的血雾：成束的血浆肉团，纠结在一起的尸体，被烈火烧焦的水泥块射向天空，粘连在头皮上的发丝在随风飘荡……这一切都在眼前疾速地旋转，脑袋爆裂似的剧痛，潜意识里他拔下了车钥匙，汽车陡然熄火，瘫软无力地靠在了道边。

恍惚间，他觉得有人背起了自己，放在了颠簸的车上，之后就是雪白的墙壁、医生的白帽子、惨白的灯光。于是，那天的景象整个浮现在眼前……

那天，刑警队接到线报，一个被长期侦控的贩毒团伙在交货。姚远上车便抢了方向盘，声称要为金队副当回车夫，一效犬马之劳。这小子爱开车，凡出勤就当仁不让，并且车要得溜熟，插上钥匙一个打火加油，那台丰田霸道就似怒马独出，吼叫着蹿上大街，一路似疾风闪电。他瞥见金锐正要拧矿泉水喝，便殷勤地把一只精致的杯子递了过来。

这是金锐再熟悉不过的玻璃杯，杯体上镶有竹叶的图案，下半截套着淡红色精心编织的杯套，茶水从中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金锐下意识接住杯子，没喝，腾地重重放回了杯托中，手臂不小心碰到了悬挂的车钥匙链，链子上的羊形饰件剧烈晃动起来。

“少来这套，我金锐哪有这福分。”这话一出口，又觉得自己有些小肚鸡肠。可姚远浑然不觉，因为幸福之人往往是宽宏大量的。

“唉，金哥，你说咱哥儿俩这事儿，总是叫老兄让小弟，要是尔瑞不遇见我，她爱的肯定是你呀。”

金锐没做声，他正眯眼斜睨着姚远。车窗吹进习习凉风，正掠起姚远的乌发，额下两道浓眉像欲飞的鸟翅。这小子天生长着一副讨女人喜爱的脸孔，是全局公认的美男子。他和尔瑞刚从三亚度蜜月回来，燕尔新婚使他显得容光焕发。金锐

深知自己最终输在了什么地方，心里酸溜溜的——当初，是他把姚远当宝贝选调来的。如今，姚远不但成了他的上司，并且眼睁睁地看他把自己的女友宋尔瑞也给撬走了。

“哼，小子，甭得了便宜卖乖！”金锐恨恨地想着，嘴上冷冷地答道：“开你的车吧，出了事故，不还是我端着？！”

“那是那是。”姚远立即卖乖，一个漂亮的打把，冲出车流，停驶在前方的红绿灯处，嘍了几下嘴巴，冷不丁冒出这样一句话来：“我说金哥，要是哪天我光荣了，小瑞可就归你了。”

金锐腾地黑了脸，当胸给了他一拳，脱口骂道：“你今儿有病啊，哪那么多浑蛋话呢！”

姚远自知语失，挂挡驱车，转而笑道：“你想得倒美，我就那么容易光荣了？宋尔瑞说我是猫命，有九条呢。”继而拍拍金锐的肩膀道，“好好，等案子下来，俺俩专门设宴请你，别整天苦大仇深的，队里的事儿我还全仗老兄你给捧场呢不是。”车子此时已稳稳停在了巷口这排杨树下，姚远刚要熄火下车，被金锐一把挡住了。

“你是指挥，上一线送死的该是姓金的。”说毕跳下车，向巷子深处走去。

这条七拐八折的街巷叫福寿胡同，不远处是一座旧式门楼，墙壁被风吹雨蚀裸露着灰砖，瓦顶上摇曳着几簇衰草，虚掩的木门漆皮尽落，露出斑驳的木纹。根据线报，那所院子里有一伙人正在打麻将，实则进行毒品交易，并且被警方通缉多时的毒枭云汉也混迹其中。按设定方案，金锐先行突入，与预伏四周的人马呼应，伺机行动。

一个人影在门口一晃，迎面走了过来。对方个子不高，长得十分敦实，穿着打扮像个民工。金锐装作毫不在意，与对方擦身而过，这一瞬间，他眼角余光摄入的头像和通缉的照片重合。他旋风般转回身，以手代枪顶在了那人的左肩上。

“我是警察，把手举到头顶！”声音不高，却含着一股极大的威压。

那人立定了身子，两手极不情愿地交叉抱在头顶。金锐近步贴靠，熟练地从他衣衫后摆处摸出一把枪来，另一只手攥住对方右手三指，就要上铐。就在这一刻，那人突然水蛇似的弓了腰，化解了金锐的力量，而后像弹簧反射，刹那间蹿到了巷子口。可没料到一个马趴，像堆烂泥似的摔倒在地，那是伏在巷口的民警强兵使了个漂亮的拦腿绊子。

随即扑来的金锐，铁钳似的手已焊牢了对方粗壮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拢肩抄臂，来了个漂亮的背铐，顺势一扭，送到了那台丰田霸道的车前。姚远此时正在打手机，一只手遮着话筒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他见金锐得了手，一边通话一边顺手将对方操上了车。此时，随后赶来的强兵也从另一侧上车。这一刻，姚远由于正在通话，对于金锐朝他喊了句什么，压根儿没有往脑子里去，仍是春风满面的样子，

朝着金锐跷了一下拇指，闪身进了车内。

正是这一刹那，事态发生了逆转：那台车怪叫一声突然启动，猝然冲下马路牙子，朝着胡同外狂奔起来。金锐一惊，拔枪就追，只见那辆车活像醉汉一样跌跌撞撞，继而一个急刹车，从车门中甩出一个人来。金锐扑过去，发现竟是强兵，对方的后脑已一片血污。他情知不妙，发疯般鸣枪追赶，远远已经看到有接应的民警，那台车此时已变成了一头疯牛，冲上人行道，撞断了一根电杆，眼看要向一家店铺冲去。金锐举枪打爆了车的后轮胎，车子就地划弧，打了个反向的盘旋，在这一刻，金锐与窗玻璃正面向向，清楚地看到了一张狰狞的嘴脸，正用手铐死死勒在姚远的脖颈上……

眼前火光一闪，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，巨大的气浪将金锐抛到了几米外的冬青树丛中，等他踉跄着爬起来，一团浓烟腾空而起，那台丰田车已经陷在了熊熊烈焰之中，惨白的白杨树干上，全是殷红的血浆和肉团……

金锐不顾一切地冲进车内，只见两具纠缠在一起的躯干已难以辨认，尸体伏压的方向盘下，只有那串挂有羊形吉祥物的钥匙还完好无损。

直到现在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歹徒究竟用什么方式将手铐脱开，又在狭窄的车厢内发生了何等惨烈的搏斗，只知道爆炸的原因，是毒贩拉响了夹在裆下的 M67 型手雷……

由于爆炸的轰响，使欲来接头的毒枭脱逃，抓到的毒贩子都是喽啰，线索就此中断。这次任务除姚远牺牲外，强兵头部骨裂，成了植物人。就此之后，那团浓烟烈火，连同姚远烧焦的残肢，清晰刺目地烙在金锐的脑际，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，这团毒焰都一直在烤炙着他的灵魂，使他片刻也得不到安宁。

行动的惨败，毋庸置疑归咎于金锐未能彻底搜身的疏忽，而这一疏忽，又被顺理成章地解释成是他对姚远的成见——本是一对默契搭档，竟为了一个女人而反目。缘于这一致命的失误，金锐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。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警队，奉命到省警院报到。这还是多亏了老局长铁山的全力举荐，当时恰逢警院实行教官制，是他通过刘毅副厅长压着头皮做通了院长高山行的工作。在向铁局长告别时，老头子拍着他的肩膀道：去吧，金飙子，把你这身绝活儿用到孩子们身上，给我训出一批像模像样的警察坯子来，兴许你还有卷土重来的那一天！

就这样，背着记过处分的金锐，带着所剩无几的尊严来到警院，为的是赎过和雪耻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院方除任命他为刑事侦查教研室副主任之外，还让他兼任学生四中队中队长，每天与姚远的新婚妻子、自己的旧日恋人宋尔瑞对桌办公。

时至午后，省警察学院大门处门庭若市，彩旗招展，热气球上悬挂的巨大的条幅引人注目：

“今日雏鹰学飞，明朝搏击长空。”

这苍劲的唐楷出自老教务长周赤波的手笔，周赤波不仅是他的启蒙老师，也是忘年交的挚友。今天适逢新生报到日，满脸稚气的孩子们屁颠儿似的跟在家长屁股后边寸步不离。

金锐停车，穿过熙攘的人群，劈面碰上了自己的搭档宋尔瑞，对方满脸焦急，两眼像着了火。

“你还能让我相信你一次吗？还能不能让你办点事儿？！”尔瑞甩动着新生花名册，不住拍打着，“还有六个学生没报到，下午开学典礼，特训班非成挨训班不可。”

尔瑞是那种有气质的女人，身材高挑，端庄的面庞上，眉毛像修剪过似的整齐细密，只不过由于笼罩在悲切之中，眼窝处还淀着淡淡的斑痕，这一通发火，倒使她苍白的面颊红润起来。金锐本想解释，可瞥见她耳际后扎着小小的黑绸带，就再没做声。

金锐怎能不知道，尔瑞一大早就在董副院长陪同下去了烈士陵园。今天是姚远牺牲一周年，省厅和市局的领导都赶来悼念，慰问遗属。尔瑞捧着镶着黑纱的遗像在那里守候了大半天，凄婉之情尚未褪去，此刻再解释什么都属多余，况且昨日两人分工明确，由他负责十点钟给新生开会布置。

“金锐，你要觉得咱俩一起工作不方便，我可以找高校长。”尔瑞仍不甘休，仿佛一肚子委屈，找到了宣泄口，若非拼命绷住双唇，怕是眼泪也涌了出来。金锐的喉结骨碌了几下，话到嘴边，却拐了弯子。

“……都怪我，车子半路上出了毛病。——这帮孩子八成跟家长吃告别饭去了，说不定就在四海饭店。”金锐说着便折转了身子，迈步欲要走，腿一软，差一点崴了个趔趄，他咬牙挺了一下身子，摇摇晃晃走出了校门。

虽未回头，他也知道，宋尔瑞还在那里站着。

他的判断不错，宋尔瑞直到他的背影消失，仍默默在那里发呆。一股发自心底的哀怨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充斥了整个眼眶，从眼角流泻下来。一年来，她全然变了一个人，待人处事干脆利落的她，变得脆弱而冲动。面对金锐，她总有一种莫名复杂的感觉：她恨他，恨他一下子折断了她的幸福和爱。可她又不愿相信那些对金锐的飞短流长。她知道，他还不至于那么狭隘，她希望听到他的解释，可面对她时，金锐对此事却缄口不谈。她知道，他和丈夫原本好得恨不得一根烟掰成两瓣儿抽。可自从那天起，金锐就没有再抽过一棵烟。因为她不仅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愧疚和痛苦，忧郁中还隐含着某种炽热的东西。就在刚才的一刹那，她真想让对方有力的臂膀把自己紧紧搂在怀中，伏在他宽宽的肩头痛快淋漓地大哭一场。可这种念头一冒出来，就把自己吓了一大跳。自己是谁，是烈士的遗孀，姚远的未亡人。对方是谁，是自己旧日的恋人，丈夫牺牲的责任者。爱人尸骨未寒，怎么会冒出这种非分之想呢，尽管她知道他一直在等待——就在自己婚后给

他介绍对象的人踢破了门坎儿，这家伙眼皮却眨也眨，急得校长高山行发誓要拿下他这块“荒地”，保了大媒，介绍的竟是刘毅副厅长的的外甥女亚铃。不知何故，自从听到这个信息，尔瑞内心酸溜溜的。可表面上却竭力地掩饰，金锐曾走马灯似的相亲，可没有意中人，就连刘毅副厅长的外甥女亚玲，也被他冷落在一旁。她知道他的心思，便愈加戒备和克制，因为她知道，正有许多双眼睛盯在她的背后。

猛然间，她听见有女学生叫她，便装作被沙子眯了眼，急忙掏出手帕揩干泪水。回过头来时，只见一个扎着两个硬邦邦小刷子的女生来到近前，她叫吴爽，是尔瑞从花名册里挑出的学生班长，她是第一个报到的学生，未等同学们进宿舍，她就忙着扫地擦窗户，忙得满头大汗，袖子都捋到了胳膊肘。尔瑞帮她掸去了尘土，整了整衣领，叮嘱她赶快到四海饭店，和金锐一同找那六个下落不明的学生。

金锐的判断基本准确，六个未报到的学生果真来过四海饭店，可并未享用美餐，而是惹了一场塌天大祸，因打架斗殴，已悉数被附近的新华派出所民警传唤走了。

此时，静悄悄的餐厅里，只剩下几个打扫一片狼藉的服务员，从摔坏的桌椅和满地白花花的碎碗碟，完全可以想象出这场激战的惨烈。

金锐二话没说带着吴爽驱车赶到派出所，不料派出所竟大门紧闭，他急得上前捶门，敲了半天，才见一个年轻民警从门缝中探出了半截身子，显得一脸不耐烦。

“我是警院的金锐，找你们的马所长。”

“马所长不在，啥锐也不灵。”哐当一声，大铁门关上了，隐隐的，还听见门缝里传出说话声。“这就是那个疏忽大意的蠢货，姚远死了，可这小子还有脸活着，贬成了教书匠还来这儿耍大头蒜……”换了过去，金锐定会将这家伙治一个上吐下泻，可今非昔比，对着紧闭的大门，金锐长长吐出了一口气。

看来，这帮小子八成把自己当成了说客。想起当初在刑警队，这帮子愣头儿青们见了他个个头点腭撅，恨不能追着自己打火点烟的。如今到了警院，登时矮了半截。这真叫虎落平阳遭犬欺，只好忍了。他打开手机开始拨马平原所长的电话，老马先是不接电话，等了好半天，才哼哼唧唧地搭了腔。说什么最好不要这个时候火上浇油，这事儿惹大发了，受害人已经给报社打了电话，说警院的学生是土匪，学校放纵学生打砸抢，还扬言要到市政府上访。

“你他妈的少打官腔，放我进去，我只带耳朵不张嘴，弄清马虾打哪头放屁也好给高头儿汇报一下。”这“高头儿”是金锐对警院院长高山行的称呼，马所长磨叽了半天最终还是给了金锐面子，让他从后院留置室的地方进来。

金锐进来的时候，只见一排男女学生正在走廊里蹲着，可个个脖梗儿都挺着，

显得一脸不服气。另外还有两个家伙背对他们蹲着，个个鼻青脸肿，其中一个捂着腰，大呼小叫地呻吟。

金锐疾步从他们脸前走过，和马所长一起进了办公室。

“金大主任，你的宝贝学生可真厉害，没进校门就先爬堂，这夜班饭钱你可得掏。”马平原说着，把桌上的几张录取通知书递了过来。金锐和窗外的学生逐一对号，发现缺了一名叫丘大任的通知书。问马平原，马所长说这场恶斗，全是因这张录取通知书被扯破而起的，混乱之中，地上撕碎的残片也不知弄哪里去了。

金锐开始把目光注意到墙角站立着的一个女孩子，正低头绞着自己的手指，神色显得凄婉而迷茫。

“她叫林溪，是惟一没有参与打架的旁观者，所以给个证人待遇。”马平原指着对方介绍。金锐注意到，林溪正仰起脸向这里张望。这是一个眉目很清秀的姑娘，只是皮肤微黑，初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，可当她那双眼睛注视你的时候，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。这双眼睛金锐早在招生面试时就注意到了，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眸中，隐藏着和她年龄不相符的忧伤，很像一条阴霾下美丽的冰河，流淌着未化的冰凌。它们眨动的时候，是那么的孤独、胆怯和无助，太能引起男人怜香惜玉的保护欲了。特别是在金锐了解到她的家庭背景之后，便下决心要把她招进来。

“你认得她？”马平原见金锐有些走神儿，狡黠地问。

“这六个全是我一手招来的学生——他们伤得咋样？”金锐差点儿被人点破了心机，急忙遮掩过去。

“表皮擦伤和磕碰伤，这帮小子可没吃亏。”马平原扫了一眼窗外，指着窗外另一个穿着时髦的姑娘说：“你这位女弟子还下了嘴，简直像只母猫，下爪子又凶又狠哪。”金锐顺眼看去，只见靠窗蹲着的那个人，脖子上果然有几道血红的印痕。这时，只听马平原在身后连连叹气。

“只是可惜了他们哪，这里边可真有几个好警察坯子，实习之后能给我留俩，保管能派上大用。”

“事儿挺沉吗？”金锐听他话里有话，两只眼睛逼视对方。

“这俩被打的家伙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传过来时一路喊冤，说警院学生下毒手伤害无辜，打断了他们的肋骨，惹得记者们长枪短炮来了一片，刚刚被我堵到了门外，好不容易才让市局宣传处的劝走。”

“这俩家伙有没有前科劣迹？”

马平原很快摇了摇头。

“给你惹麻烦了，马头儿。”金锐右手五指并拢，掌心弯成弧状，在自己鬓角上点了一下，算是致谢：“拜托，这事儿你可得帮我摆平。”

“摆平摆不平我可没谱，得让事实证据说话，这几天市局法制科正在执法大检

查，我可不敢踩雷。”马平原一反常态，一副为难的样子。

“你少玩花里胡哨，谁不知道你‘马平趟’的两把刷子，你就来个一捂二拖三调解，显显神通，帮你老兄过了这道难关，到时候咱哥儿俩喝个莺歌燕舞满天飞。”

“唉，谁叫咱是哥们儿呢。”见金锐说得如此恳切，马平原缓和了一句，“我能做到的，是给你老兄提供案情，至于咋做工作，那要看伤情结论和原告的态度。”马平原说着，转身朝院子里喊了一嗓子，刚才那个让金锐吃闭门羹的青年民警几步跑了进来。

“这是警院的金主任，你把问好的询问笔录拿给他看。”

金锐开始翻动一沓子盖着血红指印的询问笔录，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全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幕幕呈现在眼前。

二

丘大任是背了行李徒步跑了几十里地到警院报到的。

天不亮，他就从牛背崖村出来，先是沿着崎岖山路走，下了山又顺着铁路一溜小跑儿，等上了柏油路，他就撒开了脚丫子。要省钱就不能省脚力，这是爹打小就告诉过他的。眼下秋阳高照，平展展的路面油光水滑，跟卧牛山的沟沟岔岔比简直赛过了天堂，能像马驹子撒了欢儿地跑，尽管背上的行李打进了十几斤大米，他还是觉得有股使不完的力气。

说起跑，丘大任可以说是打娘胎里带来的功夫，从歪歪扭扭站直了那天就学会了跑，下地捡柴、上山放羊，在山旮旯里跑；到乡里上学背着妹妹河川里跑；考进县高中晚上没电看书就在校园子里跑，不要看丘大任一米八五的个子走路探肩带摇晃，可是当各个关节一旦带动了肌肉，就会产生一种狂奔的欲望。而且一旦跑将起来，全身就像加了轮轴的机器，想停都停不下来。到这个时候，只有他丘大任最能体味啥叫健步如飞，啥叫两肋生风，真叫他娘的过瘾。也正是凭了这一手儿，才让他逢凶化吉，使他面试时的厄运发生了奇迹般的转机。

那天，面黄肌瘦外加罗圈腿的丘大任上来就被金锐撂在了一边，说实话那一刻，他连死的念头都有。待初试考生定完，一脸冰霜的金考官瞥见了墙角里蹲着的他，盯住了旁边箩筐里的几个甜瓜。教官问，带甜瓜来干什么？他说是面瓜，挡饥。金教官又问，会摔跤吗？他木讷地摇头，教官做了个搂抱的架势，他憨憨地说，这不是俺那圪塔式的撂轱辘嘛，说着站起身像扛粮食一样就势一搂，把金教官弄了个脚不沾地。对方掰开他的手，从头到脚又看了他一遍问道：你有啥特长？他憋了半天，从瘦骨嶙峋的腔子里迸出了一个字：跑！紧接着，操场上便有了两条长腿的晃动，随着速度加快，长腿慢慢变成了车轮子，趟起了一道尘埃。四百

米的跑道，他跑了足足二十圈，还要跑时，给金锐一把拽住，在他棱角分明的肩头上重重拍了一掌。

现在，丘大任又进入了肌肉与筋腱伸缩自如的状态，被汗水浸透了的衣裤不断风干，他索性脱去了黑布大褂——这是爹从救济衣物里挑出的惟一合体的衣裳。他把它系在腰里，光着膀子，在这千里大平原上飞奔驰骋，衣摆凌空飘动，两翼呼呼生风，活像一只飞出山林的大鸟。

一阵车轮的轧轧声从身后传来，丘大任靠边让路，可那辆车偏和自己走了个平行。

“背恁重的行李，这是往哪儿去呀？”问话的壮汉蹬的是三轮板车，他宽脑门，大眼睛，短胡子，古铜色的脖子里搭着块毛巾。板车上除了倒攢四蹄被绑缚的一只绵羊，别无他物。

“到警院——报到。”丘大任一边跑一边换气，他猜对方是在兜生意。

“有出息嘞老弟，就冲咱俩这缘分，俺捎你一程，把行李放上去吧。”对方中气十足，声音里含着行侠仗义的味道，可丘大任没有靠近车子，反而加快了速度。

“傻货，干警察哪能像你这一根筋，俺常去警院送货，走不了冤枉路的，警察不信老百姓信谁？”

望着一眼看不到头的马路，丘大任放缓了脚步，将背上的行李搁在了车上，继续奔跑着，没想到那人紧蹬几下，拦头刹住了车。“嗨，你也上来，这叫杀人须见血，救人须救彻，我板车冯今儿也免了孤单。”说着，一把将丘大任提溜上了车。

丘大任半个屁股坐在车帮上，心里一阵阵发热，这郑阳城的人真好，有朝一日自己当了警察，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。可他的想法只在肚子里转了转，到了嗓子眼就憋了回去，说谢人的话他舌头笨得像脚。只听那人回过头问道：“这警院吃喝拉撒全管，你背恁重的东西不是找罪受？”

“俺饭量大，临时来村里黑爷爷怕俺吃不饱，非叫背了一袋米来，夜里好焖米饭吃。”

“嘿嘿——哈哈……”板车冯朗声笑了起来，“还有恁憋的，我看八成你是给饿怕了，学校里可不准你带这东西。这样吧，我再帮你个忙，前面四海饭店的史老板是俺的主顾，我跟他说说，把米存上，你吃不饱，就到他饭店讨干饭吃，这不一举两得了嘛。”

丘大任点点头，鼻子有些发酸，母亲死后，父亲患病，家里塌了账无奈让妹妹辍了学。打从接到了警院的通知单，是全村上百家男女老少给他凑的学费，他觉得自己有今天，全凭乡亲们，他日后会知恩图报的，包括眼前这位热心的板车冯。

眼前到了四海饭店。这里原是一家以店主人名字命名的鸡毛小店，叫大可饭

店，可就因为守着警院，生意日益红火，如今成了一家有着五层楼盘的大饭店，除住宿外，还兼营超市和 KTV，整日里门庭若市，人来客往。宽敞的门廊下，玻璃橱窗内各色食品琳琅满目：吊钩上悬挂着黄灿灿的桶子鸡和鲜嫩的烤鸭，案板上摆放着红喷喷的五香酱牛肉，外焦里酥的缸炉烧饼，鏊子上煎得滋滋作响的水煎包，蒸腾着热气的羊肉汤锅，所有香味扑面而来，直朝人的鼻孔里蹿，惹得丘大任腹内叽里咕噜一阵叫唤。

当他踏上饭店台阶时，看到左右两边摆着水果和蔬菜摊，卖水果的是个十分富态的中年妇女，正在和一个年轻姑娘说话。那姑娘怀中还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，小孩儿大概想吃苹果，伸手去抓，被姑娘打在胖嘟嘟的小手上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女摊主马上捡了一个大红苹果递到了孩子手里，孩子才破涕为笑。走上台阶的丘大任有意无意扫了一眼姑娘的侧影，心里有些嘀咕：对方无论从年龄到长相都像是个学生，而不像是这孩子的妈妈。

丘大任随着板车冯扛米进了饭店，迎面碰上了史老板。这史大可在当地是个眼睫毛能当哨儿吹的主儿，经营有道，擅长算计，棒槌过手也能搓下四两屑来。他上下打量了一眼丘大任，脸上冰冷得恨不能拧出水来。可一听板车冯介绍是警院的新生，马上连眼角儿都绽出了菊花纹，一边高声大嗓招呼人领大任把米送往二楼的库房。丘大任内急，扛包先进了厕所，撒了尿出来，不见了领路人，因此多上了一层楼，见有一间虚掩的门，便迈腿闯了进去——他万没想到这一闯，倒闯出了一场大祸来。

多少年后丘大任还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一幕：在他一脚门里一脚屋外的刹那间，正见两个人低头在桌子上摆弄着什么，由于专心致志，竟不知道来了人，等看清了眼前的不速之客，惊得俩人忽地一下立直了身子，而后闪电般用双手遮挡桌上的东西。丘大任看到其中一个人的小拇指上，好像多了根小指，指甲盖上还沾了些面粉一样的东西，更为怪异的是，桌子上的碗盘全是空的，上边放着两只拴着线的烟盒，一根筷子的中间好像还系了根儿红线绳，像是正在把两个烟盒挑起来称分量，真不知道这两人在玩什么戏法。

丘大任明白是自己走错了房间，红着脸道了声歉，急转身扛了米袋向后退，不料一下子撞到了身后的人，只听哎呀一声，随即有人跌倒在地，有什么东西也哗啦一声摔破在地面上。丘大任吓得急忙回头，只见倒地的人浑身上下洒满了热汤，青瓷大海碗已经摔成了几瓣子。他慌忙扔下肩上的米袋子，伸手欲扶对方，不提防被身边另一个戴毡帽的瘦高个子锁住了衣领，使他差一点儿没有背过去。

“哪来的要饭花子，眼珠长在腭沟子里啦！”

“俺……俺……”丘大任一急，竟口吃起来，倒地的人已经爬起来，正心急火燎地撕扯开身上的衣服，他矮胖身材，刚才端的是一大碗滚烫的羊肉汤，全泼在了腆起的肚皮上。

“对不起，俺只顾道歉、俺没瞅见……”丘大任愧疚得连地缝都想钻进去，可喉结一直被高个子的拳头顶着，他拼命想撑开对方，求救似的向桌边望去——他是想让房间里的人给自己解围。可奇怪的是，刚才摆弄烟盒子的那两个人早已无影无踪，眼前的这两个汉子却不依不饶了。

“俺、俺赔你钱行不行。”丘大任嘤嘤着，一只手浑身上下摸口袋。此时，那矮个子已经脱去了油污的上衣，露出一坨坨健壮的肌肉。因为瘦高个子攥着他领口的手一直没有松，丘大任好不容易才把一沓子钱从内裤里掏出来，全是一元、五角的零票，而且脏兮兮的。

“哪儿钻出个土鳖，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吧。”光膀子的汉子攥了他一把，就手把钱甩在了他的脸上，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。这时候，吵闹声惊动了两边套间吃饭的人，走廊上一下子涌出了几十号看热闹的人，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挤在了最前边。

“大家看哎，这小子八成是个土贼，满屋子乱窜，光看这脏钱就知道了，你们各位都快看看自己丢了钱没有！”戴毡帽的瘦高个子一边扯着喉咙喊，揪住丘大任的衣服往外走，不想把黑布大褂刺啦一声扯破了。

“哪个龟孙子是小偷，俺是警院的学生！”丘大任终于被激怒了，他额头上的青筋直暴，眼珠子快要努出来，新剃的锅盖头也蓬然炸开，他上前一把将瘦高个子推了个趔趄，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来，抖在众人的面前：那是一张盖有朱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，只是显得又破又脏，像是被不少人的手揉捏过。

“嘿嘿，这年月除了生孩儿、死人是真的，连爹都有假冒的，你小子还敢冒充警院学生，我今儿先栽坏了你，再扭送到派出所领赏去。”瘦高个子劈手抓过那张通知书，嚓嚓几下撕得粉碎，扬手洒了一地，还用脚狠狠踹了几下。

丘大任的面色灰白，腮帮子鼓起，牙齿咯吱作响，全身发疟似的颤抖。这张通知书是他的命，也是他的脸，还是亲爹亲娘的心哪。里边不仅有爹娘一生的希望，还有全村男女老少的心血。临来报到的前一天晚上，黑爷爷在村子里摆了几桌饭，乡亲们有的拿来了鸡蛋，有的拎来了猪崽儿，牵了羊羔，到集上换了钱给他凑齐了学费。村里光腚一起长大的玩伴儿今儿又起了大早，把他送到村口，特意放了几挂快头火鞭。黑爷爷拍着他的肩膀，称他是卧牛山沟里上百年考出来的武状元，绝不能给村里老少三百口人丢脸，妹妹一直送他到铁路边，掏给他五十元钱，那是妹妹跑到南方打工挣下的钱，他接到手里扭过身，不敢让妹妹看自己的一张泪脸。如今，这张通知书霎时变成了碎片，不啻撕碎了他的心。没有片刻的停顿，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一样扑过去，拦腰将瘦高个子抱了起来，这是他在麦场上和人摔跤屡试不爽的十字搂坎儿，加之用上了全身的力量，那人像粮食口袋似的翻了个儿，眼看要被掳在地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丘大任腿上挨了重重一击，一条腿一软，跪了下来。瘦高个子乘机压在了他身上，一阵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

头顶。原来，光膀子的家伙从背后袭击，一个侧踢，正踹在丘大任的腿窝处。

“嗨，你们俩为啥欺负老实人，妈的这不公平！”人群中站出了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子，她尖声叫着，双手扑过去扯瘦高个子，另一个留长头发的年轻人也扶起了倒地的丘大任，两个汉子一时收了手。

这女孩子穿着很新潮，上身是黑色的哈雷一戴维森露肩装，咖啡色的紧身勒儿裤箍着修长的腿，半露着肚脐，满是铜环的腰带扣儿不停晃动，屁股后边挂着一只机器猫卡通，脚上蹬着一双高靛儿的鹿皮靴，由于激愤，耸起的胸脯也在快速的起伏。

“哟，小嘴儿挺好使嘛，不知道下边的那玩意儿带不带劲儿。”瘦高个子扶正了毡帽，色迷迷地笑起来，眼神里带着淫邪，“哟嗬，还是只小笋鸡儿哪，俺还没吃过这口菜哩。”

“你吃狗屎去吧，臭流氓！”女孩儿腾地红了脸，像只斗鸡一样飞扑过去，话到手到，那人的脸上登时多了一道血痕，当另一只雪白的拳头抡过来时，早被对方一手攥住，就势锁住了肩头，眼看就要吃亏。这时只听有人极为粗鲁地叫骂了一声，一下子跳到了女孩子面前，劈手抓过了瘦高个子头上的毡帽，狠狠抛在地上，然后用脚反复搓动，就像刚才对方踩那张录取通知书一样。

瘦高个子原来是个秃头，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震蒙了，捂着脑袋仔细打量对方：原来是刚才那个留着长头发的年轻人，那人亮堂堂的脑门，带着书生般的秀气，可细眯的眼神里却透着一股邪劲儿。刚才那声吼叫，分明是出自流氓之口的那种骂骂。

“你是哪山蹦出的猴儿，敢管大爷的闲事儿？”矮个子见状蹿过来，两人一步步向他逼近。

“我是哪儿的，说出来吓破你们的狗胆！”那人嘴快手快，一个撤步亮了个鹰爪拳的大架势，下盘扎了个悬裆步，勾了勾食指。众人皆知这是叫狗的手势，于是哧哧发笑。只见年轻人眯眼斜视，继续向对方叫阵道：“你家陈爷爷拳下从来不打无名鼠辈：咱演武厅练过跤，工力门踢过三趟腿，跟师兄赵榔头打过铁砂掌，胡师爷的金钟罩铁布衫收我最后一个关门徒弟。想学招儿，今儿我要不把你俩的门牙打得从脖梗儿后出来，老子陈嘉桐这大号就算白叫了！”

两个人听了这番话，再看看对方的架势，先是面面相觑，而后一左一右从两侧逼过来，可谁也不敢贸然下手。还是矮个子机灵，他顺手抄起了一把长凳，抡圆了向长发青年侧后方袭来。可不知是怎么回事，用力的同时，自己倒失了重心，一个前趴平摔在地上，连嘴也磕出血来了。他觉得身后有人把他扶了起来，刚要站直了，又仰面摔了个四脚朝天，被一个服务生打扮的人重重砸压在身上，那人像是被绊倒的，失去重心时肘部猛捣心窝，差一点儿没把他五脏六腑都给砸爆了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饭店里已是一场混战，瘦高个子和长头发的年轻人扭作一团，

另外两三个男女学生一拥而上，手脚并用，一时间桌凳被掀翻，杯盘乱飞，汤汁四溅，从这个包间打到那个包间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。急得老板史大可扯着喉咙喊：“不要打了，你们这群地痞流氓，派出所的人来了，一个也跑不了你们——”

史大可喊着，猛地卡住了壳，因为他这时才发现店里跑堂儿的服务生曹三儿也搅在中间凑热闹。他已经看出来，这场灾祸就缘于那张撕破了的录取通知书，就是这张通知书，又让几个学生个个为姓丘的大个子拼命。可这曹三儿不知何故也掺和进来打抱不平。看起来，几个乳臭未干的学生还不是那俩家伙的对手，就连那个自称练家子的陈嘉桐，动起手来也并不占上风。惟独这曹三儿，在人堆里冲来挤去，闪躲腾挪。看似劝架，实则是在当帮手：只见他一会儿扔把椅子挡路，一会儿又用拖把戳腿，一会儿肩腿并用使个绊子，像条鲇鱼似的在人堆里来回穿梭。只要他一贴近，一胖一瘦两个大人像给割去了脚跟，不停地栽倒在地，直磕得鼻青面肿，学生们乘势而上，只听见俩小子在桌子底下一阵哭爹喊娘的，一时没了人声儿。

史大可注意到，吃饭的顾客们先是因为饭厅内大打出手避之惟恐不及，可后来竟然成了看客，就连门口卖水果的刘婶和扒手“小狐狸”也挤进来看热闹。这“小狐狸”是个流浪儿，隔三差五到这儿蹭饭吃，此刻也钻到桌子底下，冷不丁来个脚手齐下。一场混战中，经曹三儿这么一番浑水摸鱼的搅和，两个欺负人的家伙给摆弄得屁滚尿流，人群中不少人还拍起了巴掌。

史大可开始还为砸坏了的餐具桌椅心痛得捶胸顿足，很快，又为发现了这桩秘密而窃喜：这个小家伙是两个月前应聘做刷碗工的，因为手脚不利索没少挨他的剋，就在刚才，还因为厕所没有打扫干净骂了他一顿娘，没想到这低眉顺眼的打工仔还真掖了一手。

这场混战直到新华街派出所民警赶到才算结束，可曹三儿早没了踪影，史大可觉得这家伙还颇有心计。

就在要把双方当事人带走的时候，这曹三儿又回来了。史大可一把拦住了民警老晋说，这人是我的领班，刚才是我叫他劝架来着。可对方丝毫不领情，一拧身子跟上几个学生就往外走。

“曹三儿，你他娘的是给揍蒙了，还是缺心眼儿呀！”史大可真急了。

叫曹三儿的年轻人没理他，反而走到了民警老晋的面前：“还有两个人，他们四个是一伙儿的，这会儿不见了。”而后转了身子向史大可拱了拱手，“谢谢史老板，我得告辞了。”

“我可是出心栽培你，这领班儿的位置可给你留着呢。”史大可用哆哆嗦嗦的手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，“这不，还有这两个月的工资没给你哩。”

史大可诱以金钱，意在挽留人才，一时间还真是动了真情，眼角里噙满了泪。不想曹三儿并不买账，他三两下脱去了身上的工作服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

西，在史大可面前晃了一下。这一下可把史老板看傻了，大张着嘴巴半天没有合拢。这会儿，不仅是史大可，就连几个参与打架的男女学生也没有料到，那也是一张盖着红印的警院录取通知书，姓名一栏填着“曹原”两个字。

现在，丘大任看到，为了自己牵连进来的警院学生一共是五个，除了曹原、陈嘉桐和那个穿着时髦的女孩子以外，还有三个人，一个矮个子的叫黄琳，另一个长了一张娃娃脸的女孩子叫田甜，还有一个，竟是他店门口遇上的那个抱小女孩儿的姑娘，奇怪的是，那个哭闹的小女孩儿却不见了。

三

警院院长高山行正在三楼会议室的窗前踱步，此时，他的面色就像外边暮色四合的天气一样阴沉，他的身后，坐着院党委的成员和几个主要部室的主任们，一个个显得表情凝重。

省警院傍山而建，校园开阔宽敞，笔直的道路把学校劈成两半，一侧是被绿树掩映的青灰色的教学楼和米黄色的学生宿舍；另一侧新征用的土地上，大型的战训场地和现代化图书馆正在兴建，呈现出一派创业发展的景象。

这儿原是由一座简易的工读学校改扩建的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根据国家在五十万人口城市建一所警校的要求，高山行奉调从刑警支队到此筹办警院。当初，正像老局长、现任主管警院的公安厅副厅长刘毅的解释：犯罪生产警察，病菌多了就得增加白血球，你高山行是北大的高材生，又懂刑侦法医，你头拱地也要把这警院给我抽起来。这一晃就是十几年过去了，由于全校教职工励精图治，学校很快由郑阳市的中专警校擢升为大专警察学院。正在高山行雄心勃勃要抡起膀子大干时，政策却发生了变化：省里的几所警校要整合资源，只选定一所基础最好的成为省警察学院。这下子可慌了高山行，他拉着刘毅副厅长游说于省委省政府的头头脑脑之间，恨不能踢破了省教育厅的门槛。一时间，省政府的要害部门几乎成了他的上班单位，省府大院上下很少有人不认识这位常客。天道酬勤，学校终于赢得了和省政法学校一争高下的机会，但条件是：要经过严格的评估考核，才能最终确定花落谁家。

古人云：置于死地而后生。高山行率众立下了“负重加压，滚石上山”的誓言，奋力拼搏了近一年，凭着和省建行副行长陈恒的关系，他贷到了一亿多元巨款，忙着建造战训场地和图书馆，接着又修缮校舍，装修实验室。在刘毅的支持下，为增加师资力量，除从名牌高校调入教师外，还从一线选调精英充任业务教官，金锐等人就是这个时候被他揽入帐下的。近日，公安部和省教育厅的要员们要在刘毅陪同下前来考察论证，全校上下正在为此忙得不亦乐乎。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偏偏出了这档子飞来横祸，怎能不让高山行心焦如焚呢。

一阵摩托声响，打断了高山行的沉思。校门口进来了金锐，这小子并没有直接上楼，而是停了车，围着花坛和旗杆在转悠。不一刻，他注意到，一个女教师匆匆走上去和金锐耳语。他猛然扫了一眼会议室，发现宋尔瑞的椅子是空的，高山行脑门子的火腾地上来了。

待金锐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高山行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。

“我的金副主任，你特训班的学生呢？如今都身在何方啊？”

“高校长，六个学生一个不少，正在派出所接受询问，好在双方都有伤，马平原说这事不难解决。”金锐显得一脸轻松，还隐隐透出几分得意。

“金锐，你还不真正懂得啥叫瞒天过海，我来纠正你。”高山行从镜框顶上盯着他，警院的人都知道，高山行只有在对谁不满时才用这种眼神，“要知道，法医鉴定是最科学的，诉讼法条款也是明确的，轻伤害要调解也是要征得被害方同意的，小聪明是要不过去的。”

高山行有个习惯，急起来说话爱用排比，句末总有一个“的”字做强调。就在他话未落音之际，桌边的电话铃声大作，校办主任接过电话，捂住了话筒小声告诉高校长，是报社群工部主任打来的。

就在高山行走过去接电话时，旁边管后勤的董聚宝副院长拉了金锐一把让他坐下，关切地问道，要赔多少钱？金锐笑笑说，不多，要十万元。董聚宝哼了一句说，这不叫敲竹杠嘛，就这一笔，就够装修战训大厅的钱啦。这时只听高山行那边在听筒里嚷道：“什么，你说态度？在事实证据调查清楚前，我们是不会有态度的。”高山行啪地挂上了电话，末了，朝校办主任命令：“电话一律不接，统统转到前边办公室去。大家继续发表看法，谁也不能给我护犊子！”

靠前坐着的教务处副教务长孟玉修轻咳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老教务长周赤波，见对方没有说话的意思，便抢先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这件事儿的处理一言以蔽之：快刀斩乱麻。新生还未入校，就如此好勇斗狠。要是带着毛病进来，何谈学校的招录标准，特别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上。”他顿了顿，转而看看高山行的脸色，“我的意见是，停止几个肇事学生的报到，待公安机关拿出处理结果再做定夺。”说毕，他扫了一眼身边的周教务长，又很快补充了一句道，“当然，这仅是我个人的浅见。”

面容微胖的教务长周赤波正陷入沉思，厚厚的镜片后边的眼睛半睁半闭。他听出了孟玉修的弦外之音。对方是新近高山行从重点高校挖来的教学骨干，又是自己二十年前的学生，只不过比金锐高出了两届，调到警院后，对自己倒是处处赔着小心，可这一会儿，分明是在催逼自己表态。他注意到高山行投过来的询问目光，便挺了挺微驼的脊背：“这件事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，虽说未经报到不是我们的正式学生，可当初政审和体检都是合格的，况且学院已经发了录取通知书，应该看做是我们的学生，不要推给社会是不是更好。”